



■渭水徜徉圖

# 杼機出自哲前交神

## 讀王闢海書藝感言

【作者】李鐸

王闢海新漢畫藝術簡介



王闢海（原名王克海），1952年出生於山東招遠市，1970年入伍，1989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國畫系，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，中央國家機關美術家協會主席，中央國家機關書法家協會副主席，中國畫學會理事，中國工筆畫學會常務理事。第二炮兵政治部創作室專職畫家，國家一級美術師。全軍高級職稱評委，中國人民解放軍書畫藝術研究院藝術委員、二炮分院副院長，中國漢畫藝術研究院院長，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書畫創作高級研修班導師。



■春風吹又生

**藝**術繼承難，創新尤難。王闢海以高標獨舉之創新精神而飲譽於時，其新漢畫以壯闊之境、飛動之體勢、古雅之格調而新人耳目，震人心魄。國畫家所畫者為綜合素養，技法不精，則無肉；書法不佳，則無骨；詩文不雅，則無魂。當代畫壇「大師」如雲，而詩書畫兼工者寥寥。闢海則不然，披瀝佩芷，抱玉懷珠，為人率真而坦誠，以勤於補課之精神為畫、為書、為詩，數十年孜孜以求，神交前哲，自出機杼。

闢海之書能整體推進，潛心研習，各體皆能，以楷、行、隸、草、簡為最，多蘊先秦英氣、漢魏風骨、晉唐氣象、宋元格調。觀其所作，字態飽滿，意象豐潤，氣息貫通。楷書不精，而求行草有所突破，猶癡人之說夢也。蘇軾云：「書法備於正書，溢而為行草。未能正書，而能行草，猶未嘗莊語，而輒放言，無足道也。」闢海之真楷頗見功力，讀其《文心雕龍·知音》《序志》等長卷立軸，剛健婀娜，蕭散俊朗，清寧澹遠，禪意盎然，蓋知基高而厚，真氣內斂也。其隸書取法甚高，於《石門頌》之高古蒼茫，《張猛龍》之險峻靈秀，《張黑女》之疏朗樸茂能精嚼細咽，消化汲取，又從簡牘中汲取豐富營養，觀其多幅畫作之隸書題款則現清秀古雅、遒勁俊逸之美感特徵。闢海於行草用功甚深，因其慣用長鋒勾勒人物，多用長鋒羊毫而掌控自如，心不厭精，手不忘熟，蕭散流美，翰逸神飛，於不經意之書寫中常與何紹基邂逅，書法之靈氣能將王鐸之荒幻瑰奇、雄秀絕絕與何紹基之高雅古淡、蒼秀空靈融合為一，漲墨與飛白相映，拙樸與清雅齊飛，時而謹嚴，時而疏宕，時而飛動，時而靜謐，自由馳騁，神行於虛。

闢海以藝修身，以書悟道。書法之修煉，亦心性之修煉、法度之體悟也。古人云：文以載道。就書法而言，書以悟道也，闢海以書作為修身養性之手段而取法萬殊，裁為一象，從形而下之技悟入形而上之道，故其境界自高。當今之世，人心浮躁，節奏之快，前所未有，人之趨俗至極也。至若文革之浩劫，傳統文化之斷代，高雅文化之缺失，三俗文化之橫流亦近至極也。書法之道欲得古人之品格，聖賢之修為，方可運斤成風，思與境偕，非修大寧靜心，焉能至此？闢海心契老莊清靜無為之道，心遊姑射，思出物表，揮翰超塵，離筌入俗，能入能出，與天地參。至若點畫挑鈎之到位，撇捺橫豎之往返，結字態勢之奇正，聚散鬆緊之渾成，以期盡入道解。無逞強霸悍之姿，無矯揉造作之態，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，振筆直遂，煙雲滿紙。

闢海深入傳統，獨見性靈，書風與畫境相合為一。李苦禪論畫家之書云：「字為畫所用，畫為字所融，字如其畫，畫如其字，自有一番獨特風貌。」畫家之書既重功力，尤重性靈，書畫融合，更莫乎難哉。清人張式云：「要知書畫之理，玄玄妙妙，純是化機。」所謂「化機」也者，意境融和之謂也。繪事立象以盡意，所立之象非惟物象也，畫面之一勾一斂、

一字一印，無不為其象也，着一絲塵土，便非佳品。畫家之書，既須追躡載體之情感運動，又須點化畫幅之意蘊，如此方臻高致。闢海豐情多才，精思善悟，精於畫，耽於詩，妙於書，觀其所作，書畫交融，其楷隸與高華淡遠之境偕，其行狎與飄逸靈動之韻齊，其大草與縱恣壯浪之勢合，讀其畫而想見其人，良有以也。近年以來，闢海於大草又闢新境，豪蕩清俊，蕭散虛靈，與巨幅長卷呈化機之妙，侶覺斯而友右任，追旭素而尚青藤，唯意所之，唯情所至，中側兼施，化線為點，生生之氣彷彿衝破字距行間之束縛，騰挪跳蕩，元氣淋漓，饒有奔蛇走兔、風雨雨作之勢，豪情逸氣，傾瀉無餘，抒情高潮，跌宕起伏，寫心，寫意，寫情，寫志，靈心溫發，壯彩煙高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詩如是，書亦如是，一藝之成，當付畢生心血，闢海勉乎哉。



■王闢海書法作品

## 再說大家氣象

——致闢海

客有問何謂藝術之氣象？何謂小象氣象？何謂大家氣象？大師與工匠之氣象又若何？

氣象者：簡言之即為氣。人之吐納，氣也；心靈之吐納，亦氣也。藝術之氣象，當指心靈，而非物質。唯人之聖凡雅俗，千差萬別，其所吐納，固自不同。凡刻紅剪翠，雕蟲小技，津津於一得之見，其所為作，僅聊供耳目之娛，其於人之心靈徒增堵塞者，此小象氣象耳。凡遭雲使月，技精層層，恢恢乎萬物羅胸，其所為作，豈徒官感之快可限？讀者心旌必為動搖者，此大家氣象也。至於大師，則軍中之統帥、文章之司命也。藝進乎道，思盡波濤，悲滿潭壑，故其氣象大方無隅，不可端倪，每觀其作內心之淨化非言語可形容者。更上巨匠，則孟子所謂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者也，與天地精神相往還，所求理中之理，所象象外之象，其作品之感人宛若梵音法鼓、教堂鐘聲，心歸於寂，意歸於淡，似日月星辰之巡天，江河流泉之行地，無一處不圓融，無一處着痕跡，藝至於斯，可謂化境矣。最上魔鬼，五百年未必一見，人文肇始以至於今仍付闕如，茲不欲置喙矣。

客又問：則闢海之氣象若何？十翼每觀其人，慧而憨、智而直，凡所陳詞，皆為心跡，略無遮攔，落落大丈夫也。復觀其畫，則吞吐大荒、心遊萬仞，非小名家之小吐納也。凡此種種皆與上述對大家氣象之剖析暗合，恣肆之筆來自膽識、浩瀚之情陶於胸懷，關西大漢掙鐵板唱大江東去，固當代畫壇之豪傑也。

十翼觀夫闢海之素描，盡精微、致廣大，駁駁與俄羅斯大師斐遜爭驅，故知闢海之放筆縱橫，自有扎實根基。所作速寫，尤能將精微即逝之印象於聊聊簡筆中透露，非才氣過人者，未可臻此。闢海是大寫意高手，追其緣由，蓋知基厚而台高，識廣而見深，非淺學者可夢見。

中國畫六法之說，古人述之詳矣，然終不得其要領者，以論之者皆非大手筆之實踐家。以余之見，六法中僅須具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兩條，其它四法皆在其中。象形、賦彩、位置，皆氣韻生動所必具之條件，移模則畫家末事。而無骨法用筆，象無以立，神將焉托？氣韻何來？闢海之畫，氣韻生動，自不待言，而其用筆跌宕雄健、腕力過人，故其畫每有震撼力在。觀者於畫前所以難以移步者，以其內蘊豐厚而筆墨迷人也。闢海既為行伍中人，故其遊目騁懷往往重拳舉大者，軍人之作風在風馳電掣，勢不可擋，而其膽識雖王羲之之筆陣圖無以過。總之，在氣韻與骨法兩方面，我們對闢海都毫無值得懷疑處。

近年來闢海提倡「新漢畫藝術」，在他的一篇滔滔說詞中我曾讀到他分析新漢畫藝術之六大特徵。我是詩人，有詩人之性，以為他談得未免沉重。我看以闢海之性格：氣盛、強悍、憨直，對他的新漢畫最簡捷的解釋是借漢代之杯罍，滿斟個性化的美酒，以澆自己的塊壘，鬥酒十千恣歡謔，這才是真正的闢海。有李存葆兄激賞闢海的文章在前，我續綴是必然的了，不過對李文闢畫，我都有求全之毀如下：

李文講苟闢海在生意場和戰場，前者必蝕本，後者則敗績，都是不確的猜想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人焉度哉，闢海任在什麼領域都會縱橫馳騁，譬如帶一個排的衝鋒隊，他絕對是身先士卒的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」的勇士，至於是否能運籌帷幄，那則懸疑。於是聯想到闢海的畫，闢海的確有莊子「時恣縱而不儻」的品格，但是那「弘大而辟，深闔而肆」的境界則應該是闢海的終極目標。那時的畫則會如曹孟德之詩：「水何澹澹」，不要永遠波濤洶湧，這就是我希望於闢海的；縱橫之氣外，更增沖融之氣；恣肆之外，更有內斂。我們期許闢海的不只是立馬橫刀的孤膽英雄，而是一位從容的將帥，到那時，我們則稱他大師。

范曾

壬午仲夏於北京碧山莊